

孔 雀 胆

郭沫若 著



羣益出版社刊行

中國文化資產公司總發行

183474

集文若沫

胆有孔

冊八第輯一第

社版出益寧



1946



FUDAN JF20000046263E 复旦图书馆



孔 雀 胆



4 (7001-8000) 羣 (1008)

目 錄

第一幕	通濟橋畔勞軍	（三）
第二幕	梁王宮之後苑	（三七）
第三幕	段平章之私邸	（七一）
第四幕	通濟橋畔行刺	（一一九）
附錄		（一二一）

年代：元本順帝至正二十三年（西紀一三六二年）三月至九月

地址：雲南行省中慶府・今之昆明

本劇排演或改編必須得羣益出版社同意

人 物 表

大理總管段功——年四十歲，後爲雲南行省平章政事。

梁王巴匝拉瓦爾密——年六十歲雲南行省之首長。

王妃忽的斤——年三十歲，阿蓋之晚母。

王女阿蓋公主——年二十歲，後爲段功之妻。

王子穆哥——年十三歲，忽的斤所生。

參政車力特穆爾——年三十五歲，後爲雲南行省丞相。

大理員外楊淵海——年五十歲，段功之友，後爲雲南行省參知政事。

侍醫鐵知院和尙——年五十歲。

施宗——年四十以往。

施秀——宗之弟，年近四十。

弟兄二人爲雲南出身之武將。

建昌阿黎——年二十歲，建昌酋長之子，爲段功所寵愛。

羌奴——年十二歲，段功之女。

均前妻高氏所生。

段寶——年十一歲，段功之子。

施繼宗——施宗之女年十五歲。

阿蓋公主之侍女。

施繼秀——施秀之女年十三歲。

廷臣觀音保、驢兒達德、矢拉、菜成、年均四十歲上下。

番將衛士男女各若干人。

嬰兒王子一個，初僅滿月，後已七個月。

第一幕 通濟橋畔勞軍

景：右側現橋頭一座，前手有一碑題「通濟橋」三字。橋下爲盤龍江之支流，岸邊有石欄杆環護，向左繞去，隱沒于左手一帶黃色圍牆之後。圍牆前手有山門一座，斜向，額題「覺照寺」三字，門前有石階數段，階之左右有石製駱駝臥像各一，正面門之右側有山神祠一座。左前方有大柏樹一株，有圓形石壇圍護其根。

三月初旬時分，桃李花盛開，牆頭有紅白花枝露出。

幕開，右手遠遠有一陣軍鑼之聲。阿蓋公主領施繼宗施繼秀二侍女，興致沖沖地由寺門跑出。阿蓋年二十許，着蒙古少女裝，手中持芍藥花一簇。繼宗繼秀着漢裝，宗年十五，秀年十三。三人在階上貯立，張望一會。

秀：好一大隊人馬呢！一定是摩訶羅薩段總管到了！

蓋：不會的吧，爸爸都還沒有來啦。

秀：我要到橋那邊去看看，我猜想一定是大總管到了。（急忙向橋頭跑去，由橋上下橋）

▲阿蓋下階，繼宗隨之，步至後手（即右側）駱駝石像側。

蓋：我們坐在這駱駝背上坐看罷，你坐在那邊。

▲繼宗扶阿蓋，橫坐駱駝峯間，退至前手之駱背相向坐。

▲軍號之聲愈近，繼秀由橋頭跑出。

秀：（喘息着）我看得很清楚，一定是段總管回來了。

▲阿蓋與繼宗自駱背下。

蓋：你怎麼會斷定是他？

秀：因為看見一大隊由前方回來的隊伍，後面有一員大將騎在一頭高大的白馬上，披着一件白色

的披風，就給生在馬背上，辨不出是人還是馬。而且——

宗：啊，那恐怕真是摩訶羅陵啦。

秀：後面還有一個人騎在馬上跟着，打着一面白色的大旗，上面繡着紅字——

宗：你看出是「段」字嗎？

秀：在旗幟招展着，看不大清楚，看來好像是「段」字。

監：那嗎，一定是陳詞羅曉了。我爸爸到現在都還沒有來，這怎麼好呢！

宗：是的啦，原說是要在這兒迎接段總管的。

秀：不過王妃和公主都在這兒，段總管一定會高興的。我要進裡面去稟報王妃去。（匆忙跑入寺

蓋：爸爸上了年紀，做事總不夠敏捷。想這一次陳詞羅曉對於我們梁國，真是重生父母啦。

宗：真的，要是沒有他，我們怕連性命都沒有了。

監：可不是嗎？我們不是差不多都跳進滇池里面去了嗎？你想，那明玉珍的兵，就給潮水一樣湧到了我們雲南來，一直湧到了這兒的金馬山，我們的文武官員盡都逃跑了，假使沒有段總管從大理帶領了他的子弟兵來，我們還能够得救嗎！他一來，便把這股潮水給擋退了，而且他一直追趕前去，聽說追到了七星關的啦。

宗：公主，你看見過段總管沒有？

監：好幾年前他來跟爸爸祝壽，我看見過他一次。

宗：他是怎麼樣子的入嘛？

蓋：我們皇祖成吉思汗的像你是看見過的嗎？

宗：唔，王宮里不是有？

蓋：是的，我看他就有點像我們皇祖成吉思汗。

宗：他有那麼大的年紀嗎？

蓋：不，他要年青得多啦。

宗：他有多大年紀了？

蓋：算起來，現在怕有四十歲左右了罷。

宗：聽說他的夫人在兩年前過了世啦。

蓋：（警覺）你聽，媽媽他們好像快要出來了。

王子穆哥：（由寺中唱出）

好個摩訶羅嵯段總管，

喇嘛，喇嘛，喇！

光輝普照錦浪十八川，

啾噫，啾噫，啾！

生攜紅巾明二回雲南，

啾噫，啾噫，啾！

南家蠻子不敢再造反，

啾噫，啾噫，啾！

▲穆哥白寺內跑出，着蒙古裝，年十二三歲。在門階上見阿蓋與纘宗，即行發問。

穆：真是段總督回來了嗎？姐姐！

蓋：還不知道啦。你聽，那軍號又吹起來了。

▲軍號之聲復起，其聲甚近，纘之有人馬雜沓聲。

▲穆哥奔至橋頭張望，阿蓋與纘宗亦呈緊張之色。

▲王妃忽的斤自寺門走出，有二宮女相隨，三人均着蒙古裝。宮女之一懷抱一個滿月之小王子。忽的斤年約三十。其裝特華貴，頭上着一高帽，頗類籩豆之形，高約尺許，上嵌

珠寶，色彩綺麗。（參看元后像冊）繼秀隨其後。

▲王妃立於門階上，二宮女分侍於門之兩側。

▲阿蓋與繼宗側身向之，俯首敬禮。

穆：（自橋頭張皇跑來）啊，來了，來了。

妃：穆哥，是不是麋詞羅嗟啦？你看清楚了。

穆：（奔至其母之側）是他，是他，我看一定是他。他穿着一件白色的大披風，頭上打一個白色的包頭，有一個英雄結子，完全給保羅那樣。我看見他從一匹白馬上跨下來了，他們向這裏走來了。

妃：就是他一個人嗎？

穆：有很多人，都割在路邊上的。前面只有兩個兵引着他來了。

妃：（自語地）軍力特穆爾是跟段功追去的，怎麼只是段功一個人回來呢？這可奇怪了。你爸爸又還沒有來，今天對於段功不見是有些冷落了。

穆：媽，有你在這兒呀。還有姐姐和我也可以招待他的。

妃：好，你們不要說話！你們都好生靜靜地站着，我看見他的衛兵都走上了。

出：我要去迎接他，使他感受著我們對於他的光寵。（步下門階。）

穆：媽，我要跟你去。

妃：好的。

▲二人向橋頭步去，在舞台正中處站立，繡秀輕輕地步下，阿蓋身旁。

▲衛兵二人出現於橋頭，見王妃即屈左膝敬禮。

衛兵一人：向王妃殿下敬禮！

妃：（略略頷之，以手指揮）你們辛苦了。各自執行你們的職務，不必拘禮。

二人：謝恩。（起立，步下橋頭，侍立于兩側。）

▲參政車力特穆爾出現於橋頭，白包頭，白披風，脚踏芒鞋。披風下露出戎裝，佩六刀一

柄。見王妃即行禮。

車：車力特穆爾請安！

妃：（笑出）啊哈，原來才是你呀。他們都說是段總管啦。

車（一面由橋頭步下）段總管還要後一步，他也很快就到了。剛才我在路上遇見了國王，他一直趕上前面歡迎他去了。

妃：難怪得。我們在這兒儘等他，老是不見他來，卓力特穆爾，你這一次的功勞可不小啦。聽說你親自把明二都活捉着了。

車：可是這事兒還有點麻煩，段功說他不是明二。

妃：不是明二？不是來侵犯我們雲南的那員大將嗎？

車：唉，段總管說是不是，他還說他是建昌的保羅酋長的兒子阿黎咧。

妃：哦，可是國王已經給你們奏上燕京去了。論力行償，對你爲雲南行中書省的丞相，段功爲平章政事。我倒要向你賀喜啦。

車：多荷國王和王妃的栽培，不過恐怕段功不會心服的。

妃：那也沒有什麼，只要朝廷諭旨下，任何人都不能夠違抗的。我倒很奇怪，你怎麼會成這個樣子？

車：我這是學的段功啦，完全變成保羅了。啊哈哈哈哈哈。不過這樣的裝，在行軍當中倒很方便。

（向阿蓋）啊，阿蓋公主，你抱了那麼一簇鮮花！可是送給我的嗎？

蓋：對不住，我是準備送給那認真把敵人趕走了的人。

車：嚇嚇，你是準備送給段功的啦，是不是？也好，我倒不稀罕這些一晚上就會凋謝了的芍藥花，我倒希望你這朵起死回生的押不盧花啦。嚇嚇嚇嚇。

蓋：（側目鄙視之）……

妃：（慍色）車刀特穆爾，你怎的在我面前放肆？

車：嚇嚇，豈敢，豈敢。不過我實在是誠心誠意的想做你的女嬌兒。

妃：你少在我面前說這樣的話，不過我看你也怕勞頓了。我們到廟裡去休息休息一下罷。

車：是，是，遵命。（指宮女手中所抱之小王子）這就是新添的小王子嗎？

宮女：是啦，剛好滿月。

車：讓我抱抱看。（接受王子）呵，可愛得很。（親其兩頰後，復將王子授還。）

妃：你這兩名衛兵可叫他們過橋那邊去等着，這兒用不着他們。

車：是。（命令衛士）你們過橋那邊去。

▲衛士應命下。

妃：（向其餘的人）阿蓋，你們可以留在這兒，回頭也不必來招呼，我是自會出來的。

蓋：是。

妃：穆哥，你也留在這兒。——

穆：我是要留在這兒的。我還要看守總管咧。

妃：（向宮女二人）你們兩個陪我進去。

宮女二人：是。

▲王妃前行，軍力特穆爾後，在經過阿蓋之後，側首向之作媚態，阿蓋鄙夷之。二人入門後，宮女跟隨入門，餘人初均側身俯首目送，待王妃進門後，穆哥即以兩手食指翻出左右下眼臉，伸舌作怪狀。

▲靜默有間。

穆：（轉過身來）哼，捉迷藏古嘍。

蓋：（制止之）阿弟，你不要亂說！

穆：我沒有說什麼啦，我是耍你們和我捉迷藏。

蓋：你總是愛玩皮，媽媽曉得了，會要你的命！

穆：不稀罕，不稀罕，她一定要的話，我就送還她。

蓋：（撫慰之）小弟，你聽姐姐的話，你不要這個樣子，好不？你使我够担心咧。

穆：好，姐姐，我不這樣了。你不要担心罷，好姐姐，我們來講點別的故事。

蓋：好的我講給你聽，但你以後千萬不要再說媽媽的壞話，不然我就再不給你講故事了。

穆：我不是說過我不說了嗎？

蓋：你要發誓，我不相信你的話。

穆：好，我就發誓。——

蓋：你發誓啦。

穆：我要是再說，我就——被孔雀吃進肚裡去！

蓋：你真是調皮！

穆：好說，姐姐，她老是虐待你啦。而且——